

阳台上的长脚蜂

王小梅

那盆百万心悬在阳台铁架的最里侧，是我特意挑的位置——每日午后三时，斜阳恰好穿过对面楼宇的间隙，在圆润的叶片上投下碎金。就是那时，我发现了它们。

起初只是几缕黄黑相间的影子，在垂坠的藤蔓间若隐若现。凑近了才看清，盆底与托盘的夹缝里，竟生出个莲蓬般的小巢，灰白的纸质纹路一圈圈向外漾开，像是谁用极细的笔尖画出的同心圆。三两只长脚蜂攀在上头，细长的腿微微颤动，触角在空中缓缓摆动，像在丈量这片新领地的温度。

家人围过来看，神色紧张。母亲已经拿起了杀虫剂，父亲在翻找长竿。我说等等，让我查查。手机屏幕上跳出“黄长脚蜂”的词条时，我忽然松了一口气——原来是这般温和的生灵，嗜花蜜、捕小虫，除非巢穴被直接触碰，从不会主动攻击人。我转头看向旁边那树紫金露花，正是盛期，成串的紫色小花层层叠叠缀满枝头，风过时便簌簌地落几瓣在蜂巢上。它们选中这里，大约是看上了这树花开吧。

于是它们便住下了。百万心的叶子圆润厚实，像一枚枚绿色的小铜钱，用极细的茎串起来垂落，密密层层，竟真有了古代女子出嫁时珠冠垂旒的意态。有时阳光从斜侧方打过来，叶片半透明如翡翠薄片，那些黄黑的身影便在其间倏忽穿梭，一閃就钻进盆底的阴影里去丁。从外头看，只能隐约瞧见几根细腿搭在巢缘，像个小心翼翼地探看世界的孩子。

浇水成了件需要屏息的事。每周一次，我拎着水壶，将壶嘴探进藤蔓的缝隙，让水流极慢极慢地渗进土里。盆底开始滴水时，它们便安静地往旁边那一挪，或者索性振翅飞起，停在紫金露花的枝上等我。水珠顺着盆沿滚落，在阳光下亮晶晶地坠下去，它们就又悠悠地飞回来，腿脚上似乎还沾着些水汽，在巢壁上轻轻蹭一蹭。那种信任，沉静得几乎让人不敢呼吸。

我于是更勤快地给紫金露花施肥了。那树紫花今年开得格外好，一串串垂下来，远看竟像紫色的瀑布。蜂们便在这瀑布与珠帘之间来往穿梭、忙碌，却总是不慌不忙的样子。

日子久了，我开始分辨出它们不同的性格。有一只格外沉稳的，总在巢的正上方伏着，像是哨兵；另一只活泼些，来去都要在叶尖上打个转，瞪得叶片轻轻摇晃。我常常蹲在阳台看它们，忘了时间。有一次女儿问我我在做什么，我说在当祖母，隔着玻璃看儿孙们过日子。她笑我傻，我却觉得那巢洞里真有了动静——白色的封盖渐渐鼓起，隐约能看看到底下有纯白的身形在蠕动。幼蜂快要出来了。

然而生命的剧本从不是顺着人的心意写的。

那个清晨是被一阵“嘶——嘶——”的声音惊醒的。我推开阳台门，声音陡然清晰了，像细刀割裂纸张，又急又密。然后我看见了一团巨大的黑影，正伏在百万心的盆底。

虎头蜂。比我见过的任何蜂都要大出一圈，黄黑相间的腹部泛着金属的光泽，口器如镰刀般撕开一个个白色巢洞。它的动作快得惊人，一个叨出里面蜷曲的白色幼虫，口器急速颤动着，转瞬就吞了下去，随即又伸向第二个洞口。

而黄长脚蜂们就蹲在旁边。

它们没有攻击，没有躲闪，甚至没有振翅的慌乱。只是安安静静地攀在巢的四周，触角低垂，看着我——看着那场屠杀。一只幼虫被拖出来时还轻轻扭动了一下，旁边的长脚蜂轻轻挪了挪腿，给它让出一点空间，然后又不动了。

风突然停了。满树的紫金露花一动不动，连阳台外的蝉鸣都远了。整个世界只剩下那“嘶——嘶”的撕裂声，一声，又一声。

我转身拿起水壶。浇花是我的每日工作，合情合理，天经地义。满满一壶水兜头浇下去，盆底顿时水花四溅。虎头蜂猛地弹起来，湿漉漉地在空中打了个旋，仓皇飞远。

黄长脚蜂们慢慢从巢壁上爬起，抖了抖翅膀上的水珠，一只接一只地飞向紫金露花枝。它们停在紫色花串之间，安安静静地整理触角，梳理腿足，偶尔互相碰碰前肢。阳光重新照过来，打湿的百万心叶子闪闪发亮，像哭过一场。

我知道虎头蜂会再回来。这阳台上的春天还很长，该浇水的时候我仍会浇水。或许它们能重建家园，在残破的巢洞上重新筑起白色的封盖；或许不能，过些日子便只剩个空巢，挂在盆底独自风干。但至少这个早晨，我们一起面对过。在飞溅的水光里，我浇花，它们等待，那树紫金露花在我们头顶静静开着，洒下一片清凉的影。

家在东湖

向北

白菜之类的也从乡里带过来，大包小包的，累得一身汗。开始时，邻居们都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我们，时间稍长，人就混熟了，还开起了玩笑，说我跟他们刚来的时候一个样，傻乎乎的：“周边方便着呢，学校、菜场、食堂、超市、医院，啥都不缺，十五分钟跑个遍。”经邻居们指点，我才发现这些地方真的就在眼皮子底下，只是不显山不露水，当你需要的时候，就都在身边出现了。

浑然不觉中，驿动的心就静下来了，回老家频频自然越来越稀。到了周末，也偶尔去逛逛东湖，到省博去听听编钟，来户部巷尝尝热干面，悠然穿行于三镇的大街小巷。时不时就有老家的朋友来电话调侃，在哪儿忙呢？呵呵，又在大武汉？生活上习惯了，工作也慢慢顺了，心情也越来越好，总之，一切都变得好起来了。每一天，都欣欣然的，充满了期待。

我和妻子落脚武汉，但海归的儿子却去沿海城市找了一份满意的工作。好在现在通讯方便，我们能隔三岔五地视频互动，也有着天涯若比邻的感觉。

一次儿子白天来电说高烧乏力，到了晚上十点多钟，妻子说再了解一下他的病情，儿子的电话却打不通了。医生朋友说持续高烧还是要当心，晚上最好有人陪护。正当我们急得火烧火燎、一筹莫展的时候，邻居家上高中的孩子回来了，让我们别慌，说他有办法，然后就问了儿子的详细地址。半小时后，迷迷糊糊的儿子打来电话：“都关机休息了，昨半夜里给我点外卖？还是两杯奶茶？”

真有点哭笑不得。原来，邻居家的小孩在网上点了一份外卖，让快递小哥帮忙去叫醒儿子。他怕一份外卖不保险，就在不同的商家点了两份。儿子摸不着头脑，又发现手机里有多个月未接来电的提示，忙回电话问究竟。

虽然是虚惊一场，但也把我们吓得不轻，于是就开始琢磨让儿子回武汉。他学



在水一方(中国画) 黄少牧作

扦插月季记

梅赞

软如丝绒，风一吹，红绸缎似的褶皱里仿佛有“哗啦啦”的声音；又像拉开舞台的红幕布，台上尽展峥嵘。两朵小得像妹妹，还睡在襁褓里，却也透出鲜艳的一抹娇红，仿佛迫不及待要绽放。再过几日，妹妹们也次第开放，无需更长时日，竟和姐姐们一般大小，分不出谁是姐姐谁是妹妹了。四朵玫红的花几乎一排缀在修长的枝头(我还担心纤细的枝条承受不住)，被葳蕤绿叶衬得鲜艳无比。我窄窄的阳台，陡然明亮起来。

我忍不住用指尖轻触柔软而又质感的花瓣，一种说不出的欢喜连着心来。没想到，良银同学随手剪下的一截月季枝，我只是随意插入花钵，浇浇水而已，不但扦插活了、抽枝开花，而且仅3个月，竟在夏初开了花。原来草木有本心，只要给一方容身之处，浇浇水、松松土，再无需其他，便能默默扎根蓄力，节节令正好，就无所顾忌地盛开。

此后半个多月，四朵月季热烈地开在阳台上。我每天都去看、拍照，观察她们的变化。有一天还引来了几只喜鹊，站在栏杆上对着月季叽哩喳喳，那画面唯美极了。

不知不觉，最先开的两姐姐开始褪去鲜亮，花瓣边缘渐渐暗淡，染上浅浅的倦意，一片挨着一片轻轻垂落；后开的妹妹们依然娇艳。几场武汉的风雨后，阳台上飘落了大地深染不一的玫红。我先得打算清理，任她们染红地板——虽不能化作护花泥土，但落英玫红，也煞是好看。倏然一想，何不收集起来制成标本？这也是我劳动的成果呀。于是我拈起一片片花瓣，揩拭干净、压平，夹进《群花谱》中，仿佛闻到了月季花般的书香。

而今，热闹了半个多月的枝头只剩下空洞洞的绿叶，在梅雨季里轻摇，一切复归宁静。心中虽有一丝花落的怅惘，但更多的是坐看云卷云舒的坦然。这几株当年扦插，当年成活，还当年开花，本就是意外之喜，自然凋落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？人不能太贪心，不是吗？

我小心掐去残败的花头，再浇浇水、松松土。草木有本心，明年春天，大约又会还我几枝新苞吧。

倔强的脚杆

华明玥

凌晨四点半钟，天边刚吐出一线鱼肚白，枇杷树上的露水还没有干，小郁就上山为果农老孙家重新安装爬树的“脚手架”。他挑选已摘尽果实的树，将树冠间方方正正的“脚手架”拆下来，再用拖车将零件移走，在另一棵树上搭起架子。

怎么会想起给果树搭“脚手架”的？这主意，源于4年前他临时参与的一次抢救行动。那是2022年的事，从上海返回家乡创业的小郁，在枇杷园中做电商。5月的一个清晨，他正在直播，就听见不远处的果园里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嘶喊，那声音干哑、疲惫、紧张而又绝望，就像被火燎着了嗓子。小郁立刻往嘶喊的方向飞奔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每一个岔道口都有果农拔腿加入——他们有经验：肯定有人从枇杷树上摔下来了。伤者家属的那一声嘶吼，像是困兽在仰天长啸，从侧面证明伤情的严重。有人迅速扛来了简易担架，八位精壮汉子，分为四组，从枇杷山上往下抬人，每跑5分钟左右，就换一组人来抬。小郁加入了抬人的队伍，一会儿，他的肩膀就被担架的抬杠磨破了，钻心一般疼，他也顾不得了。

伤者终于被小心翼翼地推上120救护车，小郁心里一松，顿感眼冒金星。跟着他一同跑下山的老妇，见状赶紧从随身背篓中取出5枚枇杷，塞到他手中，叫他赶快润润喉咙。老妇跟着上了救护车，她的嗓子几乎发不出声音了，小郁这才知道，刚才摔下树的正是她的老伴。一根突然断裂的枇杷树枝，成了这个家庭命运的转折点。而在命运的悲伤急流与漩涡中，老太太注意到抬担架的小伙有低血糖症状，她在焦灼中依旧分出一点神，给予这个参与救助的年轻人母亲一般的关照。这让小郁颇受震动。

让他更受震动的是：在采摘季，每一座果园都会在存放采摘篓子的棚屋里放一个简易担架。这是一个无奈的信号，说明每年都有果农在承受从树上摔下来的风险。小郁感到困惑：为什么不能用网上的“举高神器”来摘果实？那样，就不用爬高了呀！参与抢救的果农们哄堂大笑，大家都笑他“已经忘本”。“举高神器”是用绑在竹竿上的小弯刀去把果树切断，但在山中，树高叶密，人仰起脸来，只觉太阳的光斑晃眼睛，枇杷果柄隐匿在树冠婆婆的阴影中，根本看不清楚，这要摘到何时？要知道，枇杷一熟，狡猾的小鸟就成群结队来了，它们叽叽喳喳地开大会，一个枇杷啄一口，像啄在果农心尖上。

采摘枇杷，也是“鸟口夺食”。果农们都知道，只有树冠顶端向阳面的果子，味道才是“九分甜一分酸”，才饱含了西山春天的风露。而要采到树冠顶端的果子，人要踩着枝丫，颤颤巍巍地尽可能走到高处去。枇杷树枝的脆性又大，随时可能承受不了果农的体重，而甜美的、微微带点晒斑的果子，都离果树的主干甚远。

果农爬得越高，装枇杷的竹篮也随着他的攀爬越挂越高。小郁仰面去看，采摘者攀在树枝上的一双双解放牌球鞋，被脚汗泡得鞋面都走了形。小郁暗想：这些脚，劳累、疲乏，脚蹼肿大，也太像在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穿行的脚了。

忽然，一个灵感点亮了他的脑海：他可以为这些树搭上“脚手架”，脚手架是随时可以拆卸的，摘完这棵树，可以安装到那棵树上。小郁开车跑遍西山，用眼睛测算了每一棵枇杷树的冠幅，发现通常只要将果树主干周围4平方米的地面打平，再在这一范围内加装4米高的“脚手架”，就能让果农抬手就能够到树冠表面的果子，这样，可大大降低攀爬采摘的风险。

说干就干，小郁立刻与网上售卖脚手架的厂商联系。他觉得，卖水果的直播电商谁都可以做，而租赁、售卖、安装果园“脚手架”，是属于他的事业。一个回乡的年轻人，为西山做的一件善事。

一开始，做这份工作的阻力当然很大。这些年过半百的果农，都信奉自己的“矫健”，也自信于“坏运气不会盯上我”，对小郁的推荐嗤之以鼻。最后，还是那位老伴摔伤的婆婆，第一个租了小郁的脚手架。在服侍伤者的劳累中，婆婆的脸颊迅速塌陷下去，但眼睛里依旧有一股不服输的火，在默默燃烧。满树的枇杷仍旧在黄熟，时间不等人，婆婆必须扛起十二万分的精神，出售枇杷，以换取老伴后续的医药费。她让小郁连着搭了4棵树的“脚手架”，请自发前来帮忙的邻居们“上去试试脚”。

这一试，果农们都不再作声了。这横平竖直的不锈钢杆子，在蹬踏受力及山风摇曳之下，稳如泰山；而人爬上脚手架后，都不需要扭腰、伸臂、撇臀，举手就可轻轻松松摘一簇簇金灿灿的果子；四方的不锈钢杆子穿过枝丫，人在上面从东头走到西头，再从南头走到北头，明显可以看出向阳面的果实上流淌着斑点，甚至在果蒂处微微流蜜，而背阴面的果实刚刚由白透黄，绒毛还相当稠密，尚未被果实表皮的蜡质沉积搞得绒毛脱落。

婆婆给大家算了一笔账：装上脚手架，上树后不必心惊胆战，一个熟练工一天能多采50斤枇杷，节省的人工费，就可覆盖租赁“脚手架”的大部分费用了。而且，保证安全可不仅仅是一笔经济账——婆婆擦开后衣襟，给大家看她奋力搬动家中伤员留下的印痕：她的腰间皮肤上，都是止痛膏药揭去后的痕迹。婆婆让大家想一想：装脚手架的费用，与一家人的平顺安泰相较，究竟孰轻孰重？

这个问题，让原先嘶哑的人都默默低下了头。4年过去了，小郁如今已成为西山各大果园的“脚手架”租用大户。他之前飞跑救助的阿公，经过一年半的咬牙康复训练，腿生肌让伤腿的肌肉长了回来；自2024年起，他坚持要上树采摘，说只有在“脚手架”上攀爬劳作，才能把他摔伤后两腿间那一公分的长度差距给长平了。

小郁半是心疼，半是感慨：这位阿公，脚杆很硬呢。也许，正是这些年老的乡人永不服输的劲头，才养成了这一山又一山的饱满甜润的好果子吧。